

學部通辯 終編 中下



漢書門			
九	三	七	二
一	七	〇	二
四	三	〇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三
一	七
二	〇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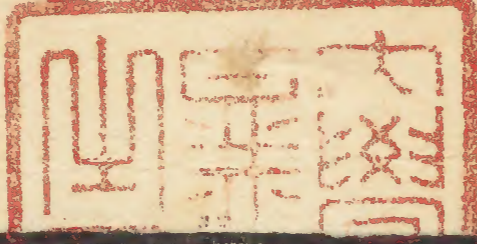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72
冊數	4 (4)
函號	299 112



學部通辯終編叙

淺草文庫

愚著學部通辯終編畢或曰吾子所著前後續三編其於三部之辯亦既詳既明矣乃復有終編之辯者何目前後續三編闢異說也終一編明正學也前後續三編撤部障也終一編著歸宿也前後續三編外攘也終一編內脩自治之實也苟徒明於議人而不知正學之所歸以內脩而自治非聖賢為己之學也部雖辯無益也此愚所以於三編之後而尤不容已於終編之辯也曰終編云者辯至此而始終也嗚呼



學部通辯

終編叙

一

終編之辯其辭雖約然而朱子一生所以講學而教
 入者其大要不出於此矣不獨朱子一生所以講學
 而教人者其要不出於此雖千古聖賢所以傳道而
 教人者其要不出於此矣學者欲求儒釋真似是非
 之辯其要亦無出於此矣一得之愚不忍自棄敬泉
 成表繫三編之後以俟天下與來世知道君子相與
 正之東莞清瀾居士陳建謹叙

學部通辨終編卷上

東莞陳建

著

內黃黃流授男吉士梓

此卷所載著心圖心說明人心道心之辯而吾儒所
 以異於禪佛在此也此正學之標的也

心

仁義禮智 德性 義理 道心

虛靈知覺 精神 氣稟 人心

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愚按性即道心也知覺即人心也此論心之的也

朱子曰人心是有知覺嗜慾者道心則是義理之心

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者也

又曰如人知饑渴寒暖此人心也惻隱羞惡道心也

又曰如喜怒哀怒人心也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乃道

心也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

又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

觀此數言人心道心之辯明矣

朱子曰吾儒所養者仁義禮智禪家所養者只是視

聽言動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

又曰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

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為道並朱子語類

儒佛不同樞要只此愚嘗究而論之聖賢之學心

學也禪學陸學亦皆自謂心學也殊不知心之名

同而所以言心則異也心圖具而同異之辯明矣

是故孔孟皆以義理言心至禪學則以知覺言心
 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
 心曰豈無仁義之心曰不忍人之心曰仁人心也
 皆是以義理言心也並不聞說知說覺也禪學出
 而後精神知覺之說興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曰
 覺則無所不了曰識心見性曰淨智妙圓曰神通
 妙用曰光明寂照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孔叢
 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張子韶曰覺之一字衆妙
 之門陸象山曰收拾精神萬物皆備楊慈湖曰鑑

中萬象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王陽明曰心
 之良知是謂聖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儒釋所
 以雖皆言心而不同以此也近世不知此而徒誥
 誥曰彼心學也此亦心學也陸氏之學是即孔孟
 之學也嗚呼惑也久矣
 儒以義理為主佛以知覺為主學術真似同異是
 非邪正皆判於此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孟子曰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
 也周子曰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

謂純此以義理為主也傳燈錄曰作用是性在目
 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
 足運奔陸象山曰吾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
 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更要甚存誠持敬
 楊慈湖曰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無非
 大道之用王陽明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
 是天理此以知覺為主也愚謂義理於人所係甚
 重全義理則為聖為賢失義理則為愚為不肖知
 覺則夫人有之雖桀紂盜跖亦有之豈可謂能視

聽言動底便是天理無非大道之用邪此理甚明
 豈容誣也

仁義禮智理之精也所以主正乎知覺而使之不
 差者也虛靈知覺氣之妙也所以引翼乎仁義而
 為之運用者也二者相為用也
 義理所以主宰乎知覺知覺所以運行乎仁義朱
 子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
 仁義禮智心之德虛靈知覺心之才傳曰才者德
 之資德者才之帥

或曰誠若子言則胷中不如有二物相對耶曰不然也二者相為用也雖謂之一亦可也然非初學者所遠及也夫惟聖人其始一之者乎何也聖人者性焉安焉其所知覺者無非義理與知覺渾融為一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矣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矣若夫學者不能無氣稟之拘而虛靈為之所累義理因之以蔽其所知覺者未免多從於形氣之私而未能中禮而不踰矩故必格物致知窮乎義理以為虛靈知覺之主務使心之所欲必不

至踰於矩也動容周旋必欲其中於禮也所謂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命也故夫學者其始未能一而欲求一之者也聖人者自然而一之者也是故不能合其一以為一者非至學也周子太極圖說謂人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正是指虛靈知覺而言至聖人定之以中正存義便是以義理為知覺之主平時已致窮理之功臨事又復加審慎然後發此是吾儒之道若禪學則只完養一箇精神知覺便

了任渠自流出去以為無不是道矣
 學問思辨窮其理於平時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審
 發於臨事也皆是以義理為知覺之生
 吾儒惟恐義理不明不能為知覺之主故必欲格
 物窮理以致其知禪家惟恐事理紛擾為精神知
 覺之累故不欲心泊一事思一理
 吾儒之學主敬而窮理異端之學主靜以完養精
 神

朱子嘗謂佛氏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愚

按楊慈湖謂學者沉溺乎義理之意說會中常存
 一理不能忘捨此豈非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
 掉了耶象山說善能害心豈非將善字亦都要除
 掉了耶嗚呼吾人除了理掉了善惡不啻不知成
 甚麼人下梢只成得箇猖狂自恣而已奈何猶假
 先立其大藉口欺人
 朱子曰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
 生不滅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
 得一箇精神此言剖判極直截分明自孔孟老莊

以來只是二道迭為盛衰如陰陽治亂相對相乘
不知何時定于一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道即仁義禮智也君子尊德
性而道問學德性亦仁義禮智也若禪學則以精
神靈覺為德性為道為不可須臾離矣儒禪所爭
只此

朱子謂人心猶船道心猶舵譬喻極親切若禪學
則以人心靈覺為舵矣

傳習錄謂朱子說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說得不

是觀論語非禮勿視聽言動周子謂仁義禮智四
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豈非分明道心為
主而人心聽命乎何得主禪學以疑朱子也
道心為人心之主從古聖賢垂訓皆不外此意但
不曾有如此明言至朱子序中庸始申虞庭之訓
明言直指以示人一言而盡入德之要大有功於
學者後學所當拳拳服膺不暇尚何得暴棄妄議
耶
商書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孟子非仁無為非禮無

行等語皆是以道心為人心之主。人與天不同論。天地之化氣為主而理在其中論。聖賢之學理為主而氣聽其命。盈天地間皆一元之氣。未聞氣之外別有所謂元亨利貞。蓋天地理氣不相離。二之則不是在。人精神作用皆氣也。所以主宰其間而使之不差者理也。是理氣在人不能無二欲混之有不可何也。蓋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故也。

北溪陳氏曰：心含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尚含兩頭在未便全是善底。纔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含理與氣正與張子謂合性與知覺同。心含理與氣理形而上氣形而下。心也者形而上下之間。朱子曰：人心者氣質之心也。可為善可為不善。陳北溪所謂氣含兩頭即此意也。或曰：人心虛靈知覺何得言無揀擇也。曰：此即告子生之謂性未分善惡也。如目能視耳能聽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固虛靈知覺也。知趨利避害者亦

虛靈知覺也善權謀術數機械變詐者亦虛靈知覺也為善為惡皆虛靈知覺也此正楊雄所謂善惡混也故朱子以為無揀擇底心而陳北溪以為氣尚含兩頭在以此也

或曰仁義禮智性也而子屬于心何也曰仁義禮智人心所具之理也非混然一物也非判然二物也孟子曰仁人心也非判然二物也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非混然一物也大抵心也性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朱子語類說心性元不可相離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則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相隨說愚謂不獨吾儒言心性每相隨說如釋氏說識心見性亦是相隨說也但其所指以為心性者不同而遂為儒佛之異爾

析而言之則仁義禮智為性虛靈知覺為心統而言之則二者皆心也亦皆性也然雖皆心而有道心人心之別雖皆性而有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之殊君子以統同辨異須析之極其精而不亂

終編卷四

或曰精神靈覺自老莊禪陸皆以為至妙之理而朱子語類乃謂神只是形而下者文集釋氏論曰其所指為識心見性者實在精神魂魄之聚而吾儒所謂形而下者耳何耶曰以其屬於氣也精神靈覺皆氣之妙用也氣則猶有形迹也故陸學曰鏡中觀花曰鑑中萬象形迹顯矣影象著矣其為形而下也宜矣蓋形而上謂之道道即仁義禮智如何有形影若以精神知覺為形而上則仁義禮智謂何其為形而下無疑矣

孔門每說見陸學亦每說見論語曰參前倚衡曰知有所立卓爾大學曰顧諟天之明命此孔門之所謂見也楊慈湖曰鑑中萬象徐仲誠曰鏡中觀花陳白沙曰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此禪陸之所謂見也此等處甚相似如何不惑人殊不知孔門之見見理而無形影禪陸之見則著形影而弄精神此儒佛所以似同而異禪陸以鏡象之見為見道為識心見性為虛靈知覺作用之本體愚竊謂不然蓋心性道如何有形

影虛靈知覺如何有形影可見故朱子謂與天理
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胡敬齋謂釋氏見
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懸空見出一箇假物事
以為識心見性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此言
看破禪學之極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言仁者人之所以為心也不可
謂仁即心心即仁義人路也言義者人之所當由
行也不可謂義即路路即義若謂仁即是心心即
是仁則其他以仁存心其心三月不違仁等語皆

窒礙而不通矣是故必言仁者人之所以為心而
學者之存心不可違於仁然後為聖門事業合於
聖賢之旨若謂仁即是心心即是仁學者能存此
心便了則即與釋氏即心是佛陸學即心是道同
轍蓋差之毫釐之間而儒釋千里之判
陸學皆謂即心是道楊慈湖詩云此道元來即是
心愚謂由心三月不違仁及孟子義理之悅我心
等語觀之則心與道有辯明矣由以禮制心及孟
子物皆然心為甚之訓觀之則心不可謂即道明

矣
孟子一書言心皆是以義理之心為主不使為利
欲陷溺而喪失其良心如說四端之心同然之心
放其良心失其本心等語皆一意仁人心也放其
心而不知求蓋言失其仁而不知求故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所失之仁而已求仁者去人欲存天理
而已若陸氏乃以靜坐收拾精神不令散逸為求
放心失之遠矣奈何為惑
學問求放心大全註中有一說謂仁人心也是指

義理之心而言若將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皆
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蓋
求放心即是求仁學問即是求仁之方如學問思
辨持守踐行涵養省察擴充克治凡此學問之道
無非所以求吾既失之仁也愚謂此說似得孟子
之意與集註程朱小異程朱說求放心乃是先立
箇基本而後從事於學問尋向上去玩孟子文意
學問即所以求放心程朱之意則學問在求放心
之後鄙意所疑如此明者觀之如何

孟子上章說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
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觀此則求放心
正是指仁義之心而不可指為精神之心尤明矣
或曰然則集註求放心之說與陸子將無同邪曰
不同程朱是將求放心做主敬看以為學問基本
陸子教人求放心則是主靜以收拾精神不使心
泊一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為意二者惡得同
禪學收攝精神之說與孟子求放心之說甚相似
真所謂彌近理大亂真所以至今人看陸子靜不

破

孟子言心陸子亦言心孟子言陷溺陸子亦言陷
溺然孟子惟恐人陷溺於利欲而無以存其仁義
之心陸子惟恐人陷溺於文義知見而無以存其
精神之心
孟子專言利欲害心陸子則言善亦能害心言心
不可泊一事言逐外傷精神其視孟子何啻燕越
胡敬齋曰吾儒之一一於理而不為利欲所雜佛
老之一一於虛無而不為事物所雜思慮所牽觀

此明矣

象山語錄云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按此分明是言利欲猶未為甚害而意見之為害甚矣豈所以為訓草木子曰金谿之學謂收斂精神自作主宰何有欠缺至於利欲未為病纔涉於思即是害事全似告子據此語亦看破象山矣孟子陸氏言心不同之故此儒釋分別路頭處此名同實異毫釐千里處此看破陸氏緊要處數百

年來學者皆為渠所謾無人理會到此昔嚴滄浪評詩自謂猶那查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蘇老泉自言其著書謂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及其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愚作通辯自覺亦頗有此意豈孔孟程朱在天之靈有以啓之而欲明此一事也邪

學部通辯終編卷上終

學部通辯

終編卷上

十四

此卷所載者朱子教人之法在於敬義交脩知行兼盡不使學者陷一偏之失而流異學之歸也此聖學之塗轍也

學部通辨終編卷中

此卷所載者朱子教人之法在於敬義交脩知行兼盡不使學者陷一偏之失而流異學之歸也此聖學之塗轍也

或曰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朱子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

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
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
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
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
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入知有
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
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
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
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

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
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曰道必
如此然後有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
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大學
或問

此條言存心致知相須互發正所以示入道之要
而不陷於異學之失也

朱子曰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
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

密

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

下須字在字便是要齊頭着力並朱子語類

此卷所載乃真朱子定論王陽明乃摘取朱子救

偏藥病之言為定論援朱入陸夫豈其然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

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朱子語類

此尤萬世不易之論傳習錄乃謂知行合一而行而

後知其橫說豎說誑嚇衆生甚矣

或問有只教人踐履者朱子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

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朱子語類

類語

陸學一派有此說朱子闢之明矣

朱子曰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朱子語類

類語

一止論先後知為先也此論輕重行為重也皆確論

也

朱子曰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

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既涵養又須致知
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
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
當皆以敬為本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
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
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 朱子語類

朱子平日論為學工夫多因事因人而發未有若
此條之完全而曲盡者可謂至言矣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

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人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
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為此心此理雖本
完具却為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
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
為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
正坐此耳又曰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
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伊川先生云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
傳指訣如合符契

朱子答曾光祖書云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並朱子文集

此二書言不可偏於存心而缺於致知其弊將流於禪學近世為此說者正是指陸學也

朱子答胡廣仲書云來喻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傳授之機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以前可

以怠惰放肆無所不為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

朱子答符舜功書云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己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乎大體而知之耶並朱子文集此二書言不可偏於致知而缺於持敬其弊亦流

於禪學也

朱子答張敬夫書云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若不於此先致其知而但見其所以為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說非不見此心非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正為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又答書云以敬為主則

內外肅然不怠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有兩頭三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有一箇主宰不知光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並朱子語類

此二書一言不窮理而務識心一言不主敬而欲存心其弊皆流於禪學也

朱子曰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

朱子曰如論語一貫孟子自得之說只是說一番何曾全篇如此說今却是懸虛說一箇物事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貫不要從貫去到那一如此則中庸只消天命之謂性一句及無聲無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間許多達道達德達孝九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

類皆是粗迹都掉却更不去理會只恁懸虛不已恰似村道說無宗旨底禪樣瀾翻地說去也得將來也解做頌燒時也有舍利只是不濟得事並朱子語類此二條言為學工夫當致其博不可偏於約也偏約則流於禪矣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朱子曰此說終是偏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小處亦有道理便

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

朱子曰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做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為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朱子答張元德書云明道教人靜坐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着一敬字通貫動靜自無間斷不須

如此分別也 朱子文集

此三條言為學工夫當主於敬不可偏於靜也偏靜則流於禪矣按程氏遺書問敬莫是靜否伊川先生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着靜字便是忘也朱子之說本此按吾儒所說靜字與禪學說靜辭同意異吾儒主於無欲而靜禪學主於無事而靜故曰心不可泊一事曰無事安坐瞑目澄心此陸學之主於無事而靜也太極圖說曰無欲故靜通書曰一者無欲

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此聖賢之主於無欲而靜也
無欲而靜則即為敬為誠無事而靜則入於空虛
流於寂滅此正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所謂句句
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近世學者疎略於此等處未
嘗着破所以坐為陸子所惑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乎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
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是舊白下得語太重今以
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今終

日危坐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
入定

問伊川答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却是已發觀
延平亦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此說
又似與季明同朱子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
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並朱子語類
朱子答呂士瞻書云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
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
先生當日用功未知何如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

以程先生之語爲正 朱子文集

此二條即與前三條之意相發而於未發工夫不可毫釐有差矣續編載朱子辨呂與叔楊龜山未發之說與此相表裏當參攷

按朱子初年嘗答何叔京書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

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此書王陽

年定論朱子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爲不然者蓋子思作中庸止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

中平鋪示人未嘗教人靜坐體認以求見乎中也

靜坐體認之說非聖賢意也起於佛氏也六祖所

謂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宗旨正此也宗杲

所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亦此也後世學者做存

心工夫不得其真多流於此也在昔惟程伊川識

破此弊至門人呂與叔楊龜山輩皆倍其師之說

而仍主此說傳之豫章延平以至朱子早年亦主

此說以爲入道指訣迨晚年見道分明始以爲不

然

居業錄曰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做存
心工夫不得其真多流於禪又曰學一差便入異
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接近世靜坐求中之
說正是此病

或曰然則豫章延平二先生亦流於禪而同於陸
學邪曰豫章學於龜山延平學於豫章體驗未發
之說轉相承沿蓋尊信其師之過所見有似於禪
耳初非有心於禪也卽其平日亦未嘗恃此而廢
讀書窮理之功也非如陸學一派則明宗禪旨而

以經書爲糟粕註脚以讀書窮理爲逐外爲障蔽
也二者烏得同耶

朱子曰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察無時不存養
無事不省察

或問工夫當養於未發曰未發有工夫既發亦用工
夫既發若不照管也不得也會錯了

如涵養熟者固自然中節便做到聖賢於發處亦須
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
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

類子語

此三條又與前三條之意相發而於未發已發工夫不可毫釐有偏矣又按朱子文集有中庸首章說以致中為敬以直內以致和為義以方外以涵養省察為敬義夾持即與此同意

按子思作中庸發明中和之旨內外兼該動靜畢舉未嘗有所輕重朱子釋之亦以涵養省察交致並言工夫不容少缺此聖賢萬世無弊之道也近世陸學一派惑於佛氏本來面目之說謂合於中

庸未發之中於是只說未發不說已發只說涵養不說省察陷於一偏流於空寂全非聖賢之旨按孔子教人未嘗言及於未發其語門弟子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忠信行篤敬之類皆是就已發處言之也夫孔子豈不知未發之旨哉誠以為未發工夫微妙無形而易差已發工夫則明顯有迹而易力未發難於捉摸而已發有可辨別據依與其以無形示人而啓學者驚虛好高之弊孰若就有形易見處求之之為

務實而無失也至於子思喫緊為入中和之論兼該並舉心學之秘發洩盡矣豈可復重彼輕此舍孔門中正平實之道而徇禪宗偏弊浮虛之說亂道而誤人哉志於學者不可以不辯

朱子文集有觀列子偶書云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朱子論佛學剽掠莊列及此見近世講學之弊類如此云

朱子曰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異端空虛之說且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脚處夫子對顏淵克己復禮之目亦只是就視聽言動理會蓋人能制於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內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脚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啻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

朱子語類

此語與前後皆相發

說為學次第朱子曰本末精粗雖有先後然一齊用
做去且如致知格物而後誠意不成說自家物未格
知未至且未要誠意須待格了知了方去誠意安有
此理聖人亦只說大綱自然底次序是如此

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略分箇先後與人看不
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

朱並

此論於大學尤有功

聖不誦事只循心不待其生

朱子答吳晦叔書云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
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
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
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
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
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
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
行哉 朱子文集

此書即同前意近日王陽明講學謂世儒不當分

先知後行謂朱子不當作格致補傳必待豁然貫
通地位然後誠意則有白首不及爲之患今攷朱
子意正不然而陽明不知而妄譏也
近世東陽盧正夫著荷亭辨論一書以譏朱子其
中有云大學格物乃先格明德新民之所在朱子
乃謂盡格天下之物而於草木塵息無不窮究則
是初入大學者先於明德新民之外用工夫旁詢
博訪徧觀盡識非惟泛無指歸日亦不足矣按此
言卽與陽明所譏同意皆未嘗深攷而妄譏之過

今攷證于左

朱子曰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
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某嘗謂他此語便是真實做
工夫來他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
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
貫通處

明道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
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
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

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
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
件事理會得六七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
大槩是如此向來某在某處有訟田者契數十本中
間一段作偽自崇寧政和間至今不決將正契及公
案藏匿皆不可考某只索四畔衆契比驗前後所斷
情偽更不能逃者窮理亦只是如此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程子此處說得節
目甚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

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
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
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
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
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已合當理會
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
方可若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况在外工夫多在內
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 並朱子語類

朱子答陳齊仲書云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

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為
 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
 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
 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來喻似未看破此處朱子文集
 接近世疑朱子格物之訓大槩不過曰務知而緩
 于行也鶩外而遺于內也功博而難盡也學泛而
 無歸也今觀此數條其于此弊朱子皆已見之豫
 籌之熟而近世察言不精立論輕率矣毀儒先賺
 惑來學之罪不能免矣愚不忍朱子之受誣懼道

術之分裂憂橫議之日新月盛其禍不知何時而
 已也特考著于篇
 居業錄日程朱發明道理如此明白開示為學工夫
 夫如此真切今人又做差了道之與喪不係於天
 乎愚嘗竊論之三代而下人物而至於程朱亦可
 以無譏矣講學而至於程朱亦可以無議矣其言
 亦儘精儘密儘美儘備矣今之學者所急惟一行
 字耳誠能實循其言亦足以造道而成德矣誠能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過

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矣而何必騁其聰明矜其辨慧別出一機軸以求勝於古人哉吾見求勝未能而已淪於佛老之謬妄矣學者舍程朱不為而欲為佛老烏在其為智

夫此道真與今人又此道之與彼亦不為於天
吾見求勝未能而已淪於佛老之謬妄矣學者舍
程朱不為而欲為佛老烏在其為智

學部通辯終編卷下

此卷所載著朱子著書明道闢邪反正之有大功於世學者不可騁殊見而妄議末附總論遺言以明區區通辯之意云

薛文清公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正學也不學此者即非正學也又曰四書集註皆朱子萃群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學者但當精思熟讀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切怪後人於朱子之

書之意尚不能徧觀而盡識或輒逐已見妄作訾議或勦拾成說以術新奇多見其不知量也按文清之言真萬世確論

近年閣下輔臣發策禮闈謂朱陸二家簡易支離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何所見與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與甚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者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片之得無不可乎按此策

亦義正詞嚴燔書故事攷皇明政要永樂間饒州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

文廟與大學士楊士奇議命禮部焚其書罪斥之王陽明荅人書云孟子闢楊墨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者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者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夷狄禽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特天下之真信

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
人嗷嗷於其間可哀也已若某者其亦不量其力
也已愚按陽明此書是以朱子比楊墨矣是以朱
子學術爲殺天下後世爲洪水猛獸矣嗚呼其公
肆詆訾至此甚矣無怪乎禮闈發策謂欲燔其書
而且擬諸何澹陳賈也蓋澹賈輩詆朱子欲使其
學不得行於當時陽明輩詆朱子欲使其學不得
行於後世其用心一也悲夫
盧正夫荷亭辯論深非朱子解易主卜筮深非朱

子修通鑑綱目書莽大夫楊雄死愚按周易卦爻
列吉凶悔吝利往无咎之象無非爲卜筮設繫辭
說卜筮者尚其占說極數知來之謂占說著之德
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
之疑說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由此觀之易非是爲卜筮作而何朱子解易主卜
筮何過楊雄仕漢歷事三朝遭遇莽篡既不能效
龔勝之仗節又不能效梅福之深遁則亦已矣何
至作劇秦美新之文以諛莽希寵欲爲新室佐命

之臣程子謂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於誅則
夫綱目書莽大夫書死以誅之聖人復起不易矣
荷亭辯論乃左右揚雄非詆朱子吾不知其說
羅整菴曰嘗見近時十數種書於宋諸大儒言論
有明詆者有暗詆者直是可怪既而思之亦可憐
也坐井觀天而曰天小不自知其身在井中爾然
或往告之曰天非小也子盍從井外觀之彼方溺
於坐井之安堅不肯出亦將如之何哉又曰今之
學者槩未嘗深攷其本末但粗讀陸象山遺書數

過輒隨聲逐響橫加詆訾徒自見其陋也已矣於
朱子乎何傷

陽明講學詆朱子解格物爲義外爲支離愚按孟
子曰舜明於庶物易曰知周乎萬物大學曰格物
三言一意朱子訓格爲至周卽至也明猶至也朱
子之訓深合聖經若陽明訓格物爲正意念之用
援儒入佛不通之甚乃欲以此議彼可駭可笑
草木子曰論語天下歸仁朱子訓歸爲與字或者
淺其說愚謂苟人能克己行一事合天理問之家

而準問之鄉而準問之國而準問之天下而準所
謂天下莫不與也放之四海而皆準也若謂克已
天下皆囿於吾仁之中如呂與叔克已銘云洞然
八荒皆在我闡氣象雖豁然可喜事理則茫然無
據愚接近世陸學說人能克已而存此心則天下
皆歸於吾仁之中與呂與叔說相似考其說不獨
與朱子相牴牾且與孔子相牴牾孔子之意謂克
去已之私欲以復乎禮方始是仁故下文說非禮
勿視聽言動呂與叔言克已是克去人已町畦無

復禮底意思與四勿殊無干涉若陸學之說則援
儒入佛尤為不可朱子之訓不可移易草木子良
有見

近世陸學一派不獨於程朱之言有疑雖於孔曾
思孟亦不免象山謂顏子沒夫子事業自是無傳
楊慈湖謂子思孟子言多害道王陽明謂顏子沒
而聖人之學亡即此也象山疑易繫非夫子作疑
繫辭首章近推測之辭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兩
語可信而已慈湖遺書於大學格致誠正必中庸

忠恕違道不遠於繫辭形而上下等語皆以爲支離害道王陽明所謂求心而非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者卽此也嗚呼言出於孔子猶不敢以爲是而况於曾思孟子而又何有於程朱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痛哉痛哉

朱子嘗與學者論解經云南軒語孟某嘗說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嘗見

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又來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註解愚按添水固失之忒無註解者亦非也忒無註解者入於禪添水者流於宋末諸儒箋註破碎煩猥之失均之爲過不及也必如朱子集註四書而後爲得中道爲天下不可少之書

或曰然則朱子平日言語文字果能下一盡善而無毫髮可議耶曰是難言也夫人之意見不同難

乎其盡如吾意也君子論人惟當觀其大端大本而不可求瑕責備於一二言語文字之未合也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高聲議漢儒近世之好議朱子者其學問之功何敢望朱子藩籬而徒逞一隅之意見拾佛老之緒餘以妄議爭勝矜世盜名多見其不知量也近日羅整菴說得極公困知記曰宋諸大儒言論文字豈無小小出入處只是於大本大原上見得端的故能有以發明孔孟之微旨使後學知所用力之方不爲異說之所迷惑所以

不免小有出入者蓋義理真是無窮其間細微曲折如何一人便見得盡後儒果有所見於其小小出入處不妨爲之申明亦先儒以俟後之君子之本意也愚謂此論使朱子復生亦當弗咈或曰佛學之害經傳太史韓文公辯之不息至二程子辯之亦不息自朱子出而後佛學衰何也曰緣朱子尤深中禪病始盡禪病也昔達磨謂某人得吾皮某人得吾肉道育得吾骨慧可得吾髓愚謂近世闢佛如傅太史武德一疏得其皮韓文公

原道一篇得其肉至二程子而後得其骨至朱子而始得其髓是故關佛至朱子而後盡故佛學至朱子出而始衰而儒佛異同之辯始息而後士大夫自此無復參禪問道於釋氏之門者矣佛書云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愚謂朱子正是爲此一大事出現於世蓋天有意於斯文云或曰宋世雜學最盛如橫浦永嘉永康之學蘇黃門呂舍人葉水心之學紛紛籍籍皆因朱子辯之而息惟金溪之學辯之不息排之不止遂起吳草

廬趙東山一派議論其故何邪曰緣朱子未嘗說破養神一路也養神一路非他也卽其假似亂真之實卽其遮掩而陰佛之實也辯陸學而不辯其養神一路譬之誥盜而不獲賊固無以服人心而成獄也此朱子之辯所以無以息陸學而卒來寬陸之疑也此朱子之辯所以必得區區此編繼之以發其所未盡然後其禪實昭然慕白而寬陸之疑自息也曰然則子之辯陸也朱子不如邪曰朱子何可當也象山禪機深密遮掩術精當是時也

天下盡爲所蔽矣雖南軒東萊之賢猶看他不破
矣非朱子晚年深覺其弊昌言而顯排之則後世
亦盡爲所蔽矣今日又孰從而知其假似亂真孰
從而辯其陽儒陰佛以發其未盡之蘊邪嗚呼道
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朱子此言
實自况也朱子何可當也

朱子未出以前蘇子瞻以佛旨解易游定夫以佛
旨解論語王安石張子韶以佛旨釋諸經程門諸
子以佛旨釋中庸呂居仁以佛旨釋大學自朱子

出而後其書皆廢愚嘗因此通論之六經非得朱
子出六經之旨不明佛學非得朱子出佛學不衰
宋世雜學非得朱子出雜學不息陸學非得朱子
出陸學無人識得他破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
如長夜愚謂天不生朱子萬古皆豐蔀究辯至此
然後知朱子之功胡敬齋曰孔子賢於堯舜以事
功言也孟子功不在禹下亦以事功言也愚以爲
顏曾思孟之功賢於稷契臯夔程朱之功賢於伊
呂後世若非程朱則天下貿貿然高者入於佛老

甲者趨於功利人欲肆天理滅矣由此言之朱子何可當也

有帝王之統有聖賢之統如漢祖唐宗宋祖開基創業削平群雄混一四海以上繼唐虞夏殷周之傳此帝王之統也孟子朱子距異端息邪說闢雜學正人心以上承周公孔子顏曾子思之傳此聖賢之統也然究而論之皆不若朱子之為難何也開基創業以智力而服一時固難明道闢邪不假智力而服天下萬世之人心尤難也孟子闢楊墨

去孔子未遠至朱子則去孔子幾二千年而佛氏盛行中國亦逾千載其陷溺人心已久舉天下賢智冥然被驅斯時也非命世豪傑之才孰能遏其滔天之勢而收摧陷廓清之功乎嗚呼君子不觀此編無以知禪佛之害之大君子不觀此編無以知朱子闢禪佛之功之大朱子何可當也朱子一生釋群經以明聖道辯異學以息邪說二者皆有大功於世然釋經明道之功天下莫不知之至於闢異息邪則近世學者夫之盡知也區區

述爲此編然後朱子闢異息邪之功著矣蓋嘗謂
釋經明道朱子之功也顯諸仁闢異息邪朱子之
功也藏諸用

通按佛學自入中國至今大抵三變每變而爲障
益深始也罪福輪迴之障愚者陷之智者鮮焉其
爲害猶淺也中焉變爲識心見性之障則智者亦
陷之蓋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終焉又變爲改頭換
面之障則術愈精而說愈巧而遂謀卽真而辯之
愈難矣今人只知陸學之爲陸而不知陸學之卽

禪禪學之卽佛佛學之卽夷也嗚呼周孔之教不
能行於西戎戎狄之教乃盛行乎中國至於拱手
歸降不能出他圈套可爲痛哭流涕朱子曰楊墨
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之
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於佛或以爲其說似勝
吾儒之說或以爲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
看他不破故不能與辯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
吾道豈容不與之辯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
自是住不得也又曰陳君舉謂其不合與陸子靜

諸人辯只是見他不破愚謂近世學者通病無他
只是爲他所蔽看他不被今輯爲此編誠欲與天
下後世學士大夫同看破此事無復歸降夷狄之
教之患一洗近代之惑云

通接近世學者之弊惟以禪佛之道爲高妙爲簡
徑而易造也以聖賢之道爲粗淺爲迂遠而難至
也故舍儒而趨佛其本心矣其後也乃變爲儒佛
同之說又變爲本同末異之說又變爲改頭換面
陽儒陰佛之說是蓋屢變其說而誘人以入於佛

也於朱陸亦然蓋惟以朱子爲支離而陸學爲簡
易也故疑朱而宗陸其本心矣其後也乃變爲朱
陸同之說又變爲早異晚同之說又變爲陽朱陰
陸之說是蓋屢變其說而誘人以入於陸也嗚呼
欺部重重日新日巧其弊至於今日極矣建行年
踰五十分毫無補於世所幸此心之靈不泯沈潛
典籍究觀今古於此學頗有所見此部頗有所覺
昔人著書謂得之於天者不忍棄且不敢褻愚爲
此辯實天啓其衷何忍棄褻不爲天下後世布之

佛書云初以欲鈎牽後引入佛智與吾儒納約自
 牖之說相似陸學正是用此術象山見世人所信
 者孔孟也於是即孔孟之言以誘之而一語不及
 於佛人但知其為孔孟之言不可不從也無不為
 所鈎牽而入其佛智矣陽明見世人所信者朱子
 也於是集為朱子定論以誘之而一語不及於陸
 人但知其為朱子之言何疑而不從也無不為所
 鈎牽而入其佛智矣嗚呼禪部至此其術精說巧
 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朱子嘗謂近世人大被入

謾蓋術精說巧至此不得不為他所謾矣所謂離
 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
 悟以入于禪此言真取心肝劊子手愚初未有知
 亦頗為二氏所惑後來乃察其部著為此辯
 或曰近歲胡敬齋羅整菴霍渭崖之辯如何曰諸
 君子皆心朱子之心而有意於明學術矣然胡敬
 齋之居業錄詳於辯禪而辯陸則略於象山是非
 得失猶多未究也羅整菴霍胃厓日擊陽明之事
 故所論著專攻陸學其言切其辯詳矣然於象山

養神底蘊與夫近日顛倒早晚之弊亦未暇究竟
 觀者猶未免有寃陸之疑也此編摘錄諸君子之
 言而補其所未備亦以成諸君子之志也朱子嘗
 謂讀書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老吏治獄
 直是推勘到底愚謂此辯真是與象山篁墩陽明
 諸人鏖戰一陣直是推勘到底而三部廓如迷人
 障自此打開妖魔變怪自此無所逞其伎倆矣昔
 嚴滄浪詩辯自謂參詩精子而引釋妙喜自謂參
 禪精子以况使滄浪見愚此編得無有辯禪精子

之戲耶

昔人論著書謂非窮愁不能著張南軒見朱子諸
 經解謂乃知間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由此言之
 書非閒居不能著張橫渠云天不欲斯道復明則
 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今人有知斯道必有復明
 之理由此言之書非天畀有知不能著愚也天既
 畀之窮畀之間又畀以薄有知三者會矣此鄙之
 辯愚所以不得而辭嗚呼是豈天厭斯鄙之深而
 假手於愚以啓告天下後世與

或曰此編闢佛視胡致堂崇正辯異向如何曰致堂辯佛下一截粗迹之部也懼其惑庸愚也此編辯佛上一截心性之部也懼其惑高明也同異大槩如此

朱子答詹元善書謂儒名而釋學潘張猶其小者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為一人其為學者心術之禍最為酷烈而世莫之知也愚謂近世倡為陽儒陰佛顛倒早晚援朱入陸者正是儀秦老佛合為一人其為學者心術之禍尤烈嘗閱吾廣州

志宋有梁觀國者生在朱子前卓識特行力排釋老時蘇氏文章擅名天下獨觀國不與也謂其雜以禪學飾以縱橫非有道者之言著議蘇文五卷以駁之胡致堂亟稱焉嗚呼蘇氏之學在朱子前無人敢置喙竊議者而觀國獨議之陸氏之學自朱子後無人敢昂言顯排者而霍渭厓亟排之吾郡若二公可謂超世豪傑之士
近見河南崔后渠侍郎銑序楊子折衷湛甘謂佛泉著學至達磨曹溪論轉徑截宋大慧授之張子韶其

徒得光又授之陸子靜子靜傳之楊慈湖衍說詔
 章益無忌憚詆毀聖賢重為道靈不有整菴渭厓
 諸公中華其夷乎按崔公此叙甚確第未詳得光
 授子靜來歷出何書必有明據恨聞見孤陋不及
 見崔公扣之姑記俟考

古今天下大都被一箇豐蔀為害朝廷有朝廷之
 蔀家庭有家庭之蔀官府有官府之蔀學者有學
 者之蔀朝廷之蔀姦邪欺蔽人主如趙高恭顯虞
 世基李林甫之徒是已家庭之蔀溺愛不明如前

史記尹吉甫為其妻所蔽天順日錄記楊東里為
 其子所蔽之類是已官府之蔀以下蔽上如祥刑
 要覽宋祭酒記工獄之枉歐陽永叔閱夷陵架閣
 公案見在枉直違錯不可勝數之類是已蔀于家
 者害于而家蔀于國者凶于而國蔀于學術者亂
 天下萬世學術此豐蔀見斗之象聖人所以著戒
 之深是故一蔀除而天下治矣蔀之所繫大矣哉
 愚嘗因此而推陰陽消長之義究往昔盛衰之故
 竊有慮焉吾儒人道也陽也禪佛鬼道也陰也孔

子生於中國之東震且也陽也佛生於西域之西
異位也陰也中國陽明之區也戎狄幽陰之域也
儒道宜行於中國佛道宜行於戎狄斯陰陽各止
其所華戎各安其分也苟中國而尊禪佛之教華
夏而行戎狄之道則陽失其爲陽而陰得以乘之
烏得而不啓猶夏亂華之禍乎西周中葉西域已
有佛矣然是時文武治隆孔孟繼作聖賢道盛佛
無由至也迨及東漢聖賢不作中國道衰佛於是
乘間而入魏晉繼之其教益盛夷狄之道遂大行

於中國馴有五胡亂華之禍以陰召陰固其氣類
之相感也梁武帝不鑒崇奉浮屠益力於是達磨
又自西方而至明心見性之說惑人益甚歷唐及
宋至於舉中國之學士大夫而從之陰氣感召戎
狄益橫安史禍唐遼金禍宋馴及胡元遂盡四海
而左衽之其效亦可觀矣今日士大夫奈何猶尚
禪尚陸使禪佛之魂駸駸又返耶區區通辯蓋亦
杞憂殷鑒抱此耿耿云
或曰子嘗集爲周子全書又爲程氏遺書類編矣

二書何為而作曰二書序備言之矣周子之書朱子嘗表章太極圖通書以傳矣而其遺文遺詩遺言遺事猶多散佚今集為全書庶學者得以觀大賢言行之全也二程講學之詳朱子嘗集為遺書以行世矣然皆因諸氏舊錄之本人為一卷言論散見無統今分門類輯庶學者便於考閱而聖賢之旨益燦然矣愚之著為學部通辯者因朱子之所已明辯者而益明辯之也愚之編集周程二書者因朱子之所已表章者而益表章之也二者皆

遵朱子之志成朱子之志也非遵朱子也遵聖賢之正學也

維昔嘉靖癸巳甲午之歲竊祿南閩適今少宰婺源樸溪潘公時宗主多士承教之餘閒語及朱陸異同之故建議論頗與公合公因命考訂建初稿止為編年二編嘗建似沐教今十餘年矣日居月諸不輟討論修改探究根極始列為四編稿至六七易茲建迺克就稗建今公進秉鈞衡雍容廊廟而建遜于巖野竊伏海濱雲泥

異路長安日遠可望不可攀就正無由緬懷疇昔曷勝寤歎建謹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學部通辯終編卷下

學部通辯跋

自尼山誕聖道集大成閱千餘載而有紫陽闡繹紹明聖學赫然中興焉譬之承家者然吾夫子固百世不遷而紫陽其嫡派也學者惟不謬於紫陽而後不謬於夫子吾

學部通辯

跋

一

道之祖彌可知已獨惜鵞湖辨熾
左袒子靜者遂為正學部又譬則
支裔湯衍今箕裘真脉晦塞而不
傳此清瀾陳先生學辨所由作也
辨成未遍宇內而大為國士翁

直指黃公實世守焉公即靡監不遑

隨所至必携篋中蓋佩服庭訓亦
冀以啓佑當時特有待而發耳茲
公按淮南直已秉道風厲諸司自
公之暇每進所屬闡發名理馮觀
察其家相善者一日詢觀察尊人
崑岡子知其學本清瀾公為之作

而言曰有是哉陳氏之學其不孤乎即出所受於庭者謀壽諸梓儀部汪斗崙聞之喜曰此先君子素志不肖日購焉而未得也夫南北異產先後異時顯晦異位胡一陳氏書而是三族者皆傳之先君續

之厥嗣如此也無乃天開吾道令學者溯嫡派而禰紫陽故以喬梓授受之奇默寓其意乎不肖中立屬直指公宇下公不鄙命董雕虫之役嗟乎風塵下吏茅塞何堪惟昔聞鹿洞之遺於茲有戚々焉懼

負委命殫心校梓不越月而帙成
敬綴言簡末紀此編之所由傳亦
以告天下士人毋負公倦至意
也

屬吏白鹿洞後學員中立頓首

謹識

寬政戊午

學部通辨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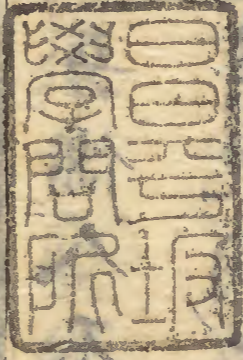
學術之部釋氏為最甚矣曰談寂滅
則知者好之曰談福福則愚者惑之
此所以其徒愈衆而吾道愈孤也古
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其後千百

餘載異端雜學羣然蜂起朱子盡力
闢之故曰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如
陸氏頓悟王氏簡易直截乃釋氏不
立文字機軸似曰六經為附贅懸疣
且其言曰六經著我六經亦史是作
後世廢學備也彼乃陰勦佛說陽附

吾儒人不覺其自入禪爾及朱陸早
異晚同之說與朱氏晚年定論出辭
說愈巧遮掩愈深此皆根據釋氏所
旨其節為最甚也清瀾先生作為此
書究辨真似是非明白痛快不遺餘
力重重節障瓦解冰消其功豈在朱

子下乎已亥冬入雒割刷氏就求國
字旁訓守正欲廣諸同志於是僭為
詮次且曰就正於博雅君子也

柳川後學安東守正省菴謹跋



與本六

寬文三癸歲吉日
三條菱屋町好屋
杖傳左衛門尉板行

